



链滴

青春祭坛

作者: [yuzhaozhao](#)

原文链接: <https://ld246.com/article/1546349787015>

来源网站: 链滴

许可协议: [署名-相同方式共享 4.0 国际 \(CC BY-SA 4.0\)](#)



神马都是浮云，唯有记忆永存心底。正如故乡是用来怀念的，青春就是用来追忆的。当你怀揣着它时它一文不值。只有将它耗尽后，再回过头来看，一切才有了意义——爱过我们的人和伤害过我们的人都是我们青春存在的意义。

1

忆往昔开篇且表从前事，叹此生由来却说旧时人。

时间退回到四年前，那时我还在本县一所国立普通高中苦苦攻读。犹记得那年夏天，我揣着一个美丽梦，信心满怀地踏入了这所高中。我天真的认为只要付出三年的辛劳和汗水便可轻而易举地扣开名校府之门。可当我即将背上行囊踏上远行打工的列车时，我才蓦然发现，原来我一直都是错误的。我怀一个错误的梦想，错误地来到这所高中，错误地混了三年！当初的铮铮誓言在落榜后的叹息声中悄然去，在哭红的眼角边俨然成灰，终于在泪水干涸的那一瞬烟消云散化为乌有。留给我的只有那些泛黄书本和点滴残碎零落的记忆。

我清楚的记得，我是如何在众目睽睽之下，拉着一个从未相识的女孩问她名字的；我清楚的记得，我如何在茫茫人群之中，羞答答地从衣袖里抽出那张写满祝福的贺卡给她的；我清楚的记得，我是如何空空荡荡的走廊之上默默踟蹰徘徊等候她下学出来的。

我承认是在她拿了校演讲比赛一等奖的时候开始注意她的，我也不否认那天晚上她穿着洁白裙子上台演的时候我足足盯了她一刻钟，甚而在她表演完毕下台之后，我还扶着眼镜在人群里搜寻她的身影。

经过多次打听，我知道她叫楚娟，并且从学生档案里翻到了她的手机号码。那天晚上，我壮着胆子给发送了第一条短信，明知故问的说，你，是楚娟吗？一分钟不到，她回复：是。就一个字，简单明了毫不拖泥带水。我喜欢。之后，我便接二连三有事没事地给她发短信找她聊天。我不知道那样做的原是何，目的何在。只知道在我寂寞或不开心的时候，我会第一时间想到她，给她发信息，告诉她发在我身上的每一件事，告诉她我的喜怒哀乐开心难过。她也总是耐心的一条一条回复我，尽管我说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无关紧要的废话。

那时候，楚娟念高三，我读高二；她喜叫我为学弟，我戏称他做学姐。虽然很少见面，但我们之间的信却是从未终止过的。我曾经因为想念她而以借书为名跑到她所在的班级去找她。

那天，我站在她们教室外，冒冒失失地冲着里面喊，楚娟，楚娟。而后，她深埋在书堆里的头，在我

促的叫喊声中缓缓抬起。她极为尴尬地走出来，眼神里透着一丝惊异与喜悦。我记不清那天对她说了什么，只依稀记得她那天是穿着一条泛白的牛仔，上身裹着学校那件黑里透白的学生校服。一副浅红的眼镜架在她的鼻梁上，如同雨后碧空里挂着的一条虹。她的头发没有营养不良的现象，脸上亦没有何修饰的痕迹。一点都没有。

就在我们相视的那一瞬，秀气、质朴、单纯，从她的身上向我扑面而来。

2

说实话，我和楚娟的相识纯属荒谬。敢问诸位看官，你们有哪一个能厚颜到我这种地步？就因为人家得漂亮，在学校亮了几次相，有些许才华，就死缠烂打的要人家手机号跟人家聊天并发展成为至交？想，在这件事情上，我应该算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那天正好周六，学校规定的半天假期。我跟楚娟开玩笑说，我要到你们家去玩。结果正如我所料，楚一口回绝了。理由是不方便，怕邻居家的老太太嚼舌头。我便故作不依不饶的样子，发短信硬要到她去。她就急了，说过些时吧，过些时再说，我从来没有带过男孩子到家里去的。我抿着嘴笑了，告诉说那就下次吧。但是，下次复下次，下次何其多？我终究也没到她家里去过。

可以说，在楚娟毕业之前，我所度过的那些日子是绝对快乐的。我每天一下晚自习必会条件反射般的她发短信，告诉她诸如‘我的同桌上课打瞌睡又被老师叫到办公室去了，班上的“超女”出糗又把全同学笑晕了，某某同学英语作文把“眼睛”的单词写成“mouse”而得0分了’之类令人听了忍不住笑的事情.....

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向她发送着我的生活，她认真地读着，真诚地回复着，开心的笑着。久而久之，我的感情也日益深厚，渐渐达到了无话不谈无事不说的境地。她甚而告诉我她家住在哪条街，哪条巷。里有哪些人，爸爸是干什么工作的，妈妈对她多么的好，怎样的百依百顺.....

我们的短信情缘就这样一直持续着，直到高考百日誓师。

那天中午，我正在寝室吃饭。楚娟发来短信，说她已后不再用手机了。我问为什么，她说要高考了怕响学习。然后就什么也没说了，打电话给她果然关机。

我们就这样断线了三个月，彼此之间没有任何的音信。

在这九十余日的时间里，我数过八次长有星星的朗夜和九次浅霞迷漫的黄昏。经常地，我会感到特别难受。因为她马上就要毕业了，要离开我上大学去了。而我却还要一个人在这里苦战最后的一年，然迎接那个传说中没有硝烟的战场，充满黑色的高考了。我曾经一度在梦里遇见楚娟，梦见我们俩在一玩耍嘻闹。有一次，我梦见我骑单车载着她在田野里兜风，她伸手摘下一簇路旁的油菜花，悄悄地插我的头上，然后趴在我的肩上咯咯的笑起来.....

当我正准备下车来修理她的时候，我从梦中笑醒了。醒来之后，我发觉自己的脸上火燎火烧的。

在我极度忧闷地熬过那三个月之后，楚娟也极其畅然的毕业了。然而她却再没有和我联系了，打电话她，已然停机。我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感到茫然不知所措，我在心里痛叱她，你怎么可以停机呢？你怎么可以就这么一走了之呢？

那些日子我很难过，我想念她，想她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我在学习的时候想楚娟，在想楚娟的时候学习；在发呆的时候想楚娟，在想楚娟的时候发呆；在吃泡面的时候想楚娟，在想楚娟的时候吃泡面。

在一切希望都变成绝望的时候，我如痴似醉的进入了高三。我试图忘掉她，忘掉那个曾经让我开心让快乐的楚娟。于是，在每天下晚自习之后，我不再找手机给她发信息，而是抱着大堆大堆的复习资料啃。可奇怪的是，我在看那些书的时候，肚子总是特容易饿。但学校规定的用电时间偏偏又是那么的限。我只好在熄灯之后就寝之前乐此不疲地摸黑吃泡面。同寝室的朋友都诧异我的食量和饥不择食。任凭我老那么吃，人就是越吃越像泡面那样又细又条。

我在失意与怅然之际进行着高三的最后一轮复习。

3

在那个充满恐惧与阴霾的高三岁月里，我像一条处在涸辙里的鲑鱼，整日整日地忍受着窒息般的痛楚呼吸不到新鲜的空气，触摸不到清凉的池水。没有自由，只有夜以继日地抱书苦读；没有活力，只有尽脑汁地展卷狂做。每天早晨赶在鸡叫之前从温暖的被窝里爬起来，揉着惺忪的睡眼洗脸刷牙进教室，每天晚上落在狗睡之后从紧张的教室里走出来，打着困倦的哈欠洗脚泡面见周公。

在那个“暖风吹得人欲醉，只把桌子当床睡”的六月里，我们不顾上下眼皮的极力反对，强忍着睡意教室里听物理老师讲法拉第与电磁感应的故事。然后在课间的十分钟里趴在课桌上呼呼大睡，直到上铃响两分钟之后才意犹未尽的抬起头来，接着听英语老师讲定语从句和名词性从句之类的语法秘籍。在这样的形境里苦苦煎熬，努力跋涉着，尽管我已经知道了结局。

一个人在潮黏的天穹底下生活久了，难免会心绪压抑喜悲无常性情古怪。我可以因为室友一句无意的撞而大发雷霆拳脚相加，以至吓得旁边的同学像拔萝卜似的左右拉扯我怕我闹出事来；我也会在心情的时候提四暖瓶热水一次性上四楼，时常引得廊道上的同学像参观神舟号发射一般好奇地盯着我，搞我面红耳赤为止。

那时候，校园广播里会天天放一首名叫《同桌的你》的歌谣，我依稀记得那句歌词：那时候天总是很，日子总过得太慢；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我极其叹服老狼的才华，他太了解我们生的心思了，我们又何常没有这样的感慨呢？我们甚至盼望着大家早点各奔东西，早点离开这个布满霾的校园。

我每天都有那么一段时间是用来沉默的，仿佛在寻找惬意时一不小心丢失的东西。我在文字里寻找未果；在试卷里寻找，未果；在看来的稗官野史中寻找，依旧未果。如此想来，这实是一件令人伤感事情。

那天晚上，室友们躺在床上闲聊。谈论的话题是，我们毕业以后该怎么办。是继续上大学，还是外出打工？我们躺在床上侃侃而谈各抒己志。我说，当然是继续上大学啦，而且得考个比较牛的大学，最好哈佛或牛津什么的。不过那个对分数要求太高，花费也太大，咱就不往那方面想了。你们说国内吧，清华跟北大出名点，但听说前两年有个清华毕业生，因找不着工作，跑大街上卖猪肉去了！且不说这，就拿他那录取线来说吧，一千大几十，咱又不是天才，能考那么高的分吗？也去不了。思来想去，然考不了好大学，那就找个好工作！先赚点银子，买座房子，将来娶个漂亮女子，生个活泼胖小子，妻俩和和美美过日子。这就可以了，你们说是吧？干嘛非要逼自己去考个将来不一定有钱途的神马大呢？

室友听了：“？？？”然后捶着床板捧腹大笑，说我真会想，世间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其实，我是故那么说的。

我喜欢笑，不管有事没事，开心不开心，嘴角总会挂着一丝笑容。小D总是在我笑的时候说我傻傻的我很满意他用这个词来形容我。你可以用傻来形容我，但是不可以用痴，用笨来形容我。小D问我为什么，我说，人们都认可傻人有傻福吧，就没人说笨人有笨福、痴人有痴福啊。小D对我的独特见解感非常无语。

我在烟云胧照之下度过了难熬的高三，在忘却楚娟的同时走完了那段叛逆的日子。当我在高考战场上笔疾书，与生命的选择题作殊死搏斗而汗出如雨时，我已料道会有日后的落榜之危。庆幸的是我早将蒲松龄的落第自勉联烂记于心：一世无缘附骥尾，三生有幸落孙山。

所以，在别人因为与大学无缘而泪流满面痛不欲生之时，我靠着“三生有幸”那几个字，哄着自己的心让其不至于过于悲凄。至终，在我如此糟糕的高考成绩的打击与自己的执意要求下，父母同意了让我出打工。

流年一晃，三秋已过。

在告别学习生活了三年之久的高中母校，踏上远行打工的列车时，我的耳畔不自觉地回荡着听了三年校园歌谣：当你背上行囊卸下那份荣耀，我只能让眼泪留在心底；面带着微微笑用力的挥挥手，祝你路顺风。

是的，应该祝我一路顺风。但我不会软弱到掉眼泪。